

第四十一回 良言有效医心病 暗箭无功破贼巢

这刹那间杨婉的惊慌登时化作了一团怒火，去救黑石道人已来不及，杨婉身形一起，翩如飞鸟的从前面那人的头顶掠过，立即便向距离较近的窦安平扑去。

黑石道人在地上打了两个大翻，喝道：“反正我只有一条性命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有赚！”喝声中刀光疾闪，双足尚未能直立，手中的快刀已是向四方乱劈！只听得“咔嚓”连声，转眼间已是三条手臂给他的快刀砍断！

可是因为黑石道人受伤太重，他是以肘支地，腾身跃起的，一轮快刀劈过，气力亦已用尽，“卜通”的又倒下去了。

向他攻击的五个人三人断臂，另外两个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哪里还敢再去惹他？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，连忙远远地躲开！

就在黑石道人以快刀拼命之时，杨婉亦已在半空中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唰的一剑，便向窦安平刺下。

窦安平也委实凶顽无比，右手五指已断，只剩下一柄单钩，看见杨婉长剑刺下，居然还敢迎敌，一招“举火燎天”，左手的护手钩竟然把杨婉的长剑锁住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后面的几个人已赶到，月牙刀、齐眉棍、青铜锏、小花枪，四般兵器，一齐向杨婉的身上斫刺！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孟大侠、李盟主驾到！”

这一声叫喊登时把聚义厅中的群盗吓住了，他们本来是准备孟少刚和李思南明天到的，想不到他们却提早了一日，在这紧要的关头，突如其来！

原来窦安平派遣往琅玕山的那个使者陪伴孟、李二人回山，按照原定的计划，本来是应该明天到的。但孟少刚催他早行夜宿，不许他在路上拖延，故而提早了一天到了。

到了飞龙山之时，正是聚义厅中开始恶斗的时候，在寨口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地位较低，自己作不得主的小头目。

这小头目也知不妙，期期艾艾地说道：“里、里面有事，孟大侠和李盟主可否稍待片时，容、容小的进去禀报？”

孟少刚侧耳细听，隐隐听得似有厮杀之声，故意问道：“是鞑子杀来了么？”那小头目道：“是、是……不，不是。”孟少刚道：“那又是什么人？”小头目道：“不，不知道。”神色慌张，语无伦次。

孟少刚本来还不敢断定寨中是练式的吆喝还是真正的厮杀的声音的，此时见这小头目张惶失措，已经可以断定是有自己这边的人正在寨中被困了。于是当机立断，出指如电，倏的便点了那小头目的穴道。

那个使者大吃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“孟大侠，你、这这是干嘛？”话未犹了，已是给李思南扣着虎口。

李思南沉声喝道：“窦安平设下陷阱来诱我，你当我不知么？老实告诉你吧，我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现在已然来到，我是非进去不可的了！你为虎作伥，本应取你性命，但我缺少一个带路的人，你乖乖地带我进去，我就饶你。”

那使者的性命捏在李思南的手里，自是不敢不依。他奉命前往琅玕山诱骗李思南之事，只有窦安平和几个大头目知道，山寨里的喽兵也只是认识他而不认识孟、李二人，见他带了两个陌生人进来，虽然觉得诧异，也是不敢

多问。“聚义听”中正在混战，一般喽兵还只道他是请了高手及时赶来助战的。

直至到了“聚义厅”前，方始有认得孟、李二人，大声叫了出来。

围攻杨婉那四个人听说江南大侠孟少刚来到，都是不由得大吃一惊。杨婉一招“夜叉探海”，青钢剑往前一送，摆脱了龚安平的手钩，立即便是一招“扫荡八方”，把那四个人的兵器都荡开了。

孟少刚大喝道：“住手！”这一声大喝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，连白万雄也是不禁心头一凛，不敢不从。

可是就在众人按住兵器相继罢斗之时，却有一个人突然向杨婉扑去，这是阳坚白。

阳坚白的身份不比他人，他知道山寨中的头目或许可邀幸免，李思南和褚云峰等人却是决计不会放过他的。他不甘束手就擒，是以想把杨婉擒为人质。他和杨婉交过手，又知道杨婉是李思南的未婚妻子，自忖可以有几分把握在攻其不备的情形之下把杨婉手到拿来，只要拿着了杨婉，就不怕李思南难为他了。

杨婉看见李思南来到，心里又惊又喜，果然没有提防，待听得背后金刀劈风之声，回过身时，已是来不及了。阳坚白平剑一拍，压着了杨婉手中的青钢剑，迅即就使出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，扭着杨婉的手臂。

不料螳螂捕蝉，尚有黄雀在后。李思南听得孟明霞的叫声，立即飞身掠去，赶在孟明霞的前面，到了杨婉身边。此时阳坚白刚刚扭着杨婉的手臂，李思南骈指便点他的肩井穴。

饶是阳坚白本领高强，这一指也是躲闪不开，“肩井穴”给李思南的指尖戳个正着，气力登时使不出来，杨婉挣脱了他的掌握，唰的一剑便刺过去。阳坚白不敢招架，转身就跑。

李思南喝道：“往哪里跑？”正要去追，杨婉恰好在此时转过身来，李思南的目光与她相触，登时呆了。

孟明霞叫道：“爹，这小贼是阳天雷的侄子！”孟少刚道：“我知道！”话犹未了，一个箭步掠身而前，已是堵住了阳坚白的去路。

阳坚白唰的一剑刺去，孟少刚冷笑道：“居然还敢和我动手！”使出“弹指神通”的功夫，“铮”的一声，刚好弹着无锋的剑脊。阳坚白虎口一震，长剑脱手，飞上半空。

孟少刚哼了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掌心，乖乖的束手就擒吧！”左掌一圈，右掌一探，使出了“龙爪手”的大擒拿招式，正要抓他，忽觉脑后风生，有两个人同时袭到。

孟少刚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焉能受人暗算？可是这两人出手狠辣之极，正是攻敌之所必救，孟少刚的内功虽然差不多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也是不敢让他们打中，只好放松了阳坚白，先行对付这两个人。

两方面动作都是快到极点，孟少刚反手一拿，右边的那个人双掌一合，“拍”的一声就夹着他的手腕。左边的那个人一拳捣出，冲击孟少刚的面门。

孟少刚近十年来身经百战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。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想不到这里居然还有两个一流好手！”当下使出绝顶神功，霍地身形一矮，把那个拿着他手腕的人像皮球般地抛了起来，和一拳打来的那个人撞个正着，那个人也给撞跌了，孟少刚出手如电，一手一个登时抓着了这两个人的

琵琶骨。可是阳坚白却已溜走了。

孟少刚抓起了这两个人，说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看你们身手不凡，何以甘心作金虏的爪牙？”

且说李思南碰着了杨婉的目光，登时呆了。杨婉也是一片茫然，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过了半晌，李思南才好像从梦中惊醒过来，说道：“婉妹，当真是你么？”

杨婉低下了头，说道：“你居然还认得我？”她是女扮男装，而且是改容易貌了的，见李思南认得是她，心头不由得甜丝丝的甚是欢喜。

李思南道：“咱们是拴着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我怎会不认识你呢。婉妹，我见了石璞，才知道你还活在人间，我找得你好苦啊！”

“咱们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”这一句话，正是他们在订婚之后，逃亡途中，李思南因为杨婉怀疑他对她不是真情，曾经和杨婉说过的一句话。此际，杨婉重新从他的口中听到了这一句，对他满腔的怨恨都好像冰雪给春风融解了。

孟明霞把褚云峰拉了过来，笑嘻嘻他说道：“南哥、婉姐，恭喜你们今日团圆了。”李思南面上一红，这才醒起了自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以自己义军盟主的身份，怎可独自躲在一旁，和杨婉偷说情话？

褚云峰笑道：“我却要向两位道歉了。李盟主，那天我没有参加庆功宴而私自逃下山，你一定会有疑心的了？杨姑娘，那天晚上，我迫不得已和你动手，也请你不要怪责。”

孟明霞跟着笑道：“云峰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现在大约也用不着解释了吧？”

杨婉看见孟、褚二人如此亲热，心里又是好笑，又是欢喜，想道：“原来他们是一对情侣，我真糊涂，还以为她是和南哥相恋呢。”当下连忙说道：“褚大哥，那天晚上，多亏你暗中帮忙，我才得以免遭屠龙的毒手，我还没有多谢你呢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你爹爹擒了两个人，咱们过去看看。”此时孟少刚正在盘问那两个人的来历，那两个人都是装聋作哑，闭口不言。

李思南、褚云峰这两对走过去的时候，严浣早已在他们之前和姨父见了面。孟少刚想不到在这里见着自己的甥女，心里十分欢喜，还未得有空暇问她，忽见女儿和褚云峰又走了过来，更是喜出望外，笑道：“云峰，我听得霞儿说起你那日在琅玕山上之事，我就猜到是你了，果然不错，你们两人怎么会在一起的？”孟明霞笑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待会儿我再慢慢告诉爹爹。”

李思南定睛向那个人一望，忽地喝道：“你这两个鞑子好大的胆，居然敢偷到中原，勾结武林败类，兴风作浪！”孟少刚诧道：“思南，你认得他们？”李思南道：“这两个人是蒙古的金帐武士，名字我可记不得了。但他们身上一定藏有成吉思汗生前所赐的金牌的，决不会错！”

孟少刚动手一搜，果然在他们的身上各自搜出了一面金牌，金牌上刻有一只兀鹰，振翅腾空，神态生动。这是“金帐武士”的标记，金牌由成吉思汗所赐，得了金牌的武士引为殊荣，当然是随身携带的了。成吉思汗曾经想封李思南做“金帐武士”，李思南推辞不就，是以知道有这个规矩。

孟少刚搜出了金牌，大怒喝道，“窦安平，你不但勾结金虏，而且私通蒙古，该当何罪，你自己说吧！”

此时飞龙山大少头目都已跑来，几乎挤满了聚义厅，震于江南大侠孟

少刚的声威，谁都不敢鲁莽动手。

谷涵虚扶起了黑石道人，只见黑石道人面如金纸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
谷涵虚给黑石道人敷上了金创药，悄声说道：“窦安平，我不想杀一个已经受伤的人，你自行了断吧！”窦安平左手的五根指头刚才在激斗中业已给黑石道人的快刀削掉，是以谷涵虚口出此言。“自行了断”就是要他自杀的意思。

窦安平看见孟、李二人来到，自己布下的陷阱完全失效，心中当然是恐惧的。但俗语有云：“困兽犹斗”。他手下还有这许多人，如何肯甘心自尽？当下圆睁双目，冷笑说道：“好个狂妄的小子，胆敢在我的寨中迫我自行了断！众位弟兄，你们说话，凭着咱们飞龙山在绿林中闯出来的万儿，岂能受人如此侮辱？窦某纵然受伤，也誓必与你这小子一拼！”

窦安平的这一番说话用意是在激发手下头目与他同仇敌忾，果然有几个糊涂的人给他说得气愤填膺，围拢在他的周围，向谷涵虚怒目而视，准备保卫他们的首领。

严浣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谷涵虚的身旁，准备与他并肩作战。

孟少刚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褚云峰道：“这位谷师兄是我耿师叔的高足。”孟少刚曾经听过女儿说过谷涵虚与严浣之事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他就是谷涵虚。”

谷涵虚低声说道：“浣妹，你给黑石道长包裹伤口，我来替他报仇！”喇地拔出剑来，喝道：“谁要替窦安平作陪葬的，我就成全他吧！”

孟少刚忽地喝道：“且慢！”那几个头目本来已是准备上前一拼的，孟少刚一喝，不觉都止住了脚步。

孟少刚朗声说道：“飞龙山闯出的万儿是给窦安平玷污了的，与你们无关。你们看看，这两个人就是蒙古的金帐武士，刚才跑掉的那个人又是金国国师阳天雷的侄子，窦安平不惜勾结金虏、私通蒙古，难道你们也甘心跟着他做两姓家奴、异族鹰爪？”

飞龙山的头目和窦安平邀来的好手，一来是怯惧于孟少刚的“神剑”威名，二来在窦安平的私通鞑子的秘密已经给揭破之后，也是暗萌悔意，不敢公然助他了。那几个糊涂的头目平日是给窦安平用小恩小惠笼络的，但此时见众人噤若寒蝉，又见窦安平对自己的把兄弟也能下得辣手，仔细一想，也觉得给窦安平陪葬实是不值，于是一个个的在他跟前溜走。

窦安平面如土色，颤声说道：“白老英雄，事已如斯，我也不敢说什么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的话了。我死不足惜，但若是任凭他们得逞，只怕江湖上的朋友会笑话白老英雄是怕了孟少刚！”

白万雄明知他是出言挑拨，想利用自己来替他抵挡强敌，可是也不能不硬着头皮站了出来。

原来白万雄与窦安平乃是一丘之貉，彼此都是走了阳天雷的门路，准备见风使舵，卖国求荣的。窦安平说的那几句话隐隐含有威胁之意，其实就是向白万雄暗示：“我们说好了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你若想置身事外，我就只好和盘托出了。”白万雄有把柄捏在窦安平的手里，是以明知他的用意，也只好硬着头皮，挺身而出。

不过白万雄也是老奸巨滑之辈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即说道：“孟大侠是当今第一剑术高手，白某颇有自知之明，即使白某气力充沛，也决计不是孟大侠的对手。不过窦寨主既然这么说了，我若不向孟大侠请教，懦夫

之俏，更是难堪。好在败在孟大侠手里也是虽败犹荣，孟大侠你就划出道儿来吧。”

这番说话说得十分得体，一面是表示不敢与孟少刚为敌，一面也暗示了自己是已经恶斗了一场，气力不加的。试想以孟少刚的身份，如何还能与他比拼？

不出所料，孟少刚果然说道：“白万雄，我已经说得十分清楚，你竟然还是不分黑白，宁愿给窦安平作陪葬么？”

白万雄道：“江湖上以义气为先，我不管你说的是什麼道理，我只知为朋友不借两肋插刀，即使是三刀六洞，决不皱眉。”

孟少刚道：“你既然定要和我比试，我却要赢得你心服口服才行。你今日既然气力不加，我可以许你改期再比。”

孟少刚这话已有放过白万雄之意，可是白万雄在窦安平威胁之下，却不能舍弃了他，独自脱身，只好再冒个险，说道：“我和窦寨主是休戚与共，决不自求幸免的，你要改期再比也行，但今日你们也不能和窦寨主动手了。”

孟少刚疑心顿起，心里想道：“白万雄似乎不是个很重义气的人，为何他却誓死要为窦安平卖命？”不过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却还不敢断定他就是和窦安平一样的卖国求荣，因此一时之间也就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和他动手了。

孟少刚正自踌躇，李思南已是忍不住说道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，孟大侠不愿占你便宜，我来和你比试！”

白万雄道：“我本来不愿和小辈比试，不过你是绿林盟主，和你比试，也不算辱没我的身份。但不知孟大侠之意如何？”

孟少刚深知李思南的本领，心里想道：“白万雄已经斗了一场，思南料不至于败在他的手里，不过只怕也没有把握胜他。”孟少刚沉吟未语，李思南已先说道：“笑话，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以孟大侠的身份，他还会暗算你不成？”孟少刚听李思南的口气，倒似乎是颇有把握。

李思南既然这样说了，孟少刚只好说道：“有李盟主来发落你，我当然是不屑再管你了。”

白万雄正是巴不得孟少刚有这句说话，心里自思：“只要他袖手旁观，难道我还打不过一个后生小子？”当下大喜说道：“好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我若输了，任凭你们处置。但李盟主，倘若是你输了。那又如何？”李思南冷笑道：“随便你划出道儿，我输了，决不反悔！”

白万雄道：“好，倘若是你输了，这飞龙山的事情，就不许你来插手了。请你们马上离开！”

李思南道：“好，只要你在百招之内，胜得了我，我立即下山，窦安平我也饶他就是！”

白万雄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你是绿林盟主，说的话可得算数。我但求你们不再干预飞龙山之事，至于胜败的限定，却也无须就是百招！”他一再强调李思南绿林盟主的身份，其实是说给孟少刚、褚云峰等人听的。他自以为是稳操胜券，把话预先说好，就不怕胜负已分之后，孟、褚等人再来难为窦安平了。

孟少刚皱了皱眉，心里想道：“李思南忒也太好胜了。”但为了尊重李思南绿林盟主的身份，也只能说道：“不错，胜败之数，原是不必限定百招！”李思南答应的条件，他却是不便更改了。

李思南道：“他是打过了一场的，我岂能占他的便宜，必须这样，才能令他没有闲话好说，孟大侠，就请你作个证人吧。”

孟少刚听他说得好像极有把握，心里想道：“思南性格厚重，决非狂妄之徒。他若是没有几分把握，料也不敢这样说话。”可是仍然不禁有点为李思南担心。

白万雄心花怒放，立即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请李盟主亮剑进招！”

杨婉走上前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南哥，你用我的宝剑。”她是见过白万雄的本事，褚云峰和谷涵虚两人联手斗他，也只不过打个平，李思南的本领可能比褚云峰稍胜一筹，但要说单打独斗就可以胜得了白万雄，这是连杨婉也不敢相信的。杨婉现在所用的这一把剑乃是明慧公主所赠的宝物，有断金切玉之能，吹毛立断之利，故而杨婉要借给他用，希望他有了宝剑，或者还有几分机会，可以在百招之内克制强敌。

不料李思南非但不用她的宝剑，而且连自己的佩剑也解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我不能占他半点便宜，他既然不用兵器，我就与他掌底判雌雄吧！”

白万雄练有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，刚柔兼济的掌力足以号称武林一绝，李思南要和他比掌，这对他来说，正是求之不得的事。当下乐得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李少侠当真不愧是少年英雄，只凭这份豪气，就足以令人折服！怪不得绿林同道，推戴你做盟主了。好，这就请盟主赐招吧！”

杨婉却是不禁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，暗暗吃惊，想道：“以褚云峰和谷涵虚两人合使的天雷掌力，尚且胜不了这个老贼。南哥也未免太过托大了。”可是此时双方已是把话说满，如箭在弦，即将交手，杨婉虽然着急，亦是无可奈何。

李思南淡淡说道：“幼不僭长，你先出招。”白万雄更合心意，立即说道：“好，李盟主既然如此谦让，老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话声一收，马上跨步进招，呼的一掌，向李思南打去。

李思南喝道：“来得好！”一偏身左腕虚勾右拳疾吐，避实就虚，反击白万雄的左“肩井穴”。这一招两式，拳掌兼施，正是攻敌所必救的杀手绝招，白万雄这才不由得骤吃一惊，想道：“这小子果然了得，怪不得他年纪轻轻，居然能令群豪慑服，做到了绿林盟主！”刚才他虽然口头上恭维了李思南，但却是言不由衷的，如今见了李思南真实的本领，这才是真正的佩服了。

但白万雄挟着数十年功力，虽觉对方本领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仍是认为可操胜券，当下立即避招还招，唰地一窜，双臂箕张，向外一展，左掌击李思南的额门，右掌伸出，插向李思南的胸膛。这一招有个名堂，叫做“双龙出海”。

对方攻得猛，李思南也守得妙，眨眼间已是身移步换，伏身揉进，步走连环，双掌虚抱，倏地一分，一记轻描淡写的“推窗见月”就把对方的攻势化解了。

两人此来彼往，越斗越猛，白万雄手脚起处，全带劲风，周围数丈之内，旁观的人都感到他的掌风刮面，隐隐作痛，不由得步步后退。

但李思南也丝毫不见吃亏，只见他脚踏五行八卦方位，掌随身转，指东击西，忽纵忽横，忽拳忽掌，变化繁复，招数奇妙，果然是与众不同！斗到紧处，只见两条人影忽合忽分，已分不出谁是白万雄谁是李思南了。

孟少刚这才放下心来，想道：“少林寺真传的达摩掌法果然是非同凡响！”

原来李思南使的一套伏虎拳、一套罗汉掌，乃是少林寺始祖达摩祖师的衣钵真传，合起来就是全套的达摩掌法。达摩掌法精深博大，若是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足以破解任何一派的拳掌功夫。

李思南虽然尚未练到炉火纯青之境，但在他进来之时，看见白万雄以绵掌抵挡褚、谷二人的“天雷功”，额角已是沁出黄豆般大小的汗珠，知道他的内力定然难以为继，只要在内力上不输给他，在掌法上李思南自是有取胜的把握。因此李思南才敢夸下海口，声言要在百招之内击败他的。

果然过了五十招之后，白万雄猛攻不下，气力渐渐不加，此消彼长，登时就给李思南抢了攻势。

旁人一时间尚未看得出来，白万雄自己已是心中明白，暗自想道：“再战下去，只怕当真要在一百招之内折在这小子的手里了，但我倘若在此时罢手求和，失了面子尚在其次，窦安平如何肯放过我？以他的为人，我有把柄捏在他的手里，他即使是明知跑不掉了，也一定不肯让我独自逃生，非得拉着我陪着他同归于尽不可！”把眼偷瞧，只见窦安平正在紧张万状的给他呐喊助威。

激战中白万雄冒险进招，一记“羚羊挂角”，左拳冲击下巴，右掌斜飞，切削小臂，这一招两式，正是他绵掌掌法中的一招两败俱伤的杀手。

李思南如何能让他达成两败俱伤的目的，当下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免还招，只见人影翻腾，“嗤”的一声响，李思南的上衣给他撕去了一幅，白万雄却给他以借力打力的功夫，一招“乱云飞渡”，轻轻托出了三步开外。

窦安平叫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李思南也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褚云峰此时已看出李思南稳操胜券，笑道：“李盟主，你又替他可惜什么？”李思南道：“可惜他几十年的修为，得来不易，如今竟因一念之差，替一个通番卖国的奸人陪葬。”

李思南哪里知道白万雄与窦安平乃是一丘之貉，同样是通番卖国的奸人，他还想给他一个当头棒喝，“点醒”他呢。白万雄听了此言，蓦地心头一动，暗自想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”

再度交锋，白万雄作出拼命的模样，向前猛扑，李思南以为他是困兽犹斗，亦是不敢轻敌。窦安平大为欢喜，心里想道：“想不到这老头儿居然还够朋友。”不料心念未已，白万雄突然一个转身，倏的就到了窦安平的面前，呼的一掌就向他当头击下！

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，莫说窦安平是做梦也想不到，李思南亦是大感意外。因为他正在步步为营的防守，白万雄突然间转移攻击的目标，他自是无暇追击的了。

白万雄的绵掌有碎石如粉之能。窦安平给他当头一击，如何还能活命，当然是马上呜呼哀哉的了。

片刻之前，白万雄还是口口声声，说什么“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”，舍了性命，也要维护窦安平的。但如今他毫发无伤，倒是窦安平的性命给他亲手结束了。褚云峰冷笑道：“白老先生，怎的你忽然又不讲江湖义气了？”

白万雄击毙了窦安平，回过头来，对李思南抱拳一拱，说道：“多谢李盟主金玉良言，白某不胜惭愧！”李思南淡淡说道：“你醒悟得这样快，倒是有点慧根呀！”口气显然是对白万雄有所怀疑，不敢相信。

谷涵虚笑道：“什么慧根，分明他是打不过你，迫得出此下策，望你饶

他。”谷涵虚这样推测，自以为是看穿了白万雄的心肠，却怎知还是失之忠厚，白万雄杀人的动机比他所推测的尚要恶毒得多！不过场中也并非没有明眼之人，老于世故的孟少刚就已隐隐起了猜疑，暗自想道：“即使白万雄真的醒悟，他也用不着亲手去杀窦安平呀。”当下冷眼旁观，看白万雄如何分辩。

白万雄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不过白某其实也并非真的想为这厮卖命，这只是假戏真做而已。”李思南道：“何谓假戏真做，请道其详？”

白万雄含笑说道：“说出来盟主请你可别见怪，我是想试试盟主的武功。”李思南诧异道：“哦，原来你只是想试试我的武功吗？”心想：“他刚才分明乃是性命相扑，哪像他现在说的这样轻松？”

白万雄装出激昂慷慨之状说道：“白某虽然年老糊涂，尚不至于不明大义。窦安平私通鞑子，甘作爪牙，白某岂能和这样的人讲甚江湖道义？刚才我本想一走了之的，但后来忽然想到趁这个机会，领教领教盟主的武功也好。我知道孟大侠定然不屑亲自下场，多半是盟主赐教于我的。实不相瞒，我见盟主年纪轻轻，就得到了绿林同道的推戴，我委实是有点儿不服气呢。是以我装出为这厮卖命，才能迫出盟主的超卓武功。一试之下，才知盟主果然是名不虚传，白某如今是心服口服了！”

白万雄的话实是难以自圆其说，不过李思南以忠厚待人，心里却是这样想道：“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，是为势所迫还是及时悔悟，他既然现在不是为虎作伥，我又何妨网开一面，让他自新。”于是说道：“那么白老英雄是愿意留在这儿助我们同抗鞑子，还是要回去呢？”

白万雄道：“盟主手下人材济济，白某老朽无能，早已金盆洗手，不想重走江湖了。请盟主许我还家养老，归隐林泉。盟主若然需要用人，小儿千胜，倒是可以为盟主执鞭随镫。待白某回家之后，自当叫他前来效力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好吧，你要回去便回去吧。令郎之事，待他来了再说。我这里固然需要人，但也绝不勉强别人的。”

黑石道人在敷上金创药之后，流血已止，精神好了一些，此时看见李思南放走白万雄，忍不着叫道：“窦安平固然是罪该万死，但你这老匹夫却不配杀他。李盟主，这老家伙口蜜腹剑，绝不是一个好人，你怎的将他放了？”

白万雄道：“你有何证据说我口蜜腹剑？哼，哼，欲加以罪，何患无辞了？恐怕你是恨我杀你结拜兄弟，这才含血喷人吧？”

黑石道人大怒道：“你这才是含血喷人，窦安平我也要杀他，这是有目共睹的！你倒打一把，是何居心？”但他责骂白万雄，却也说不出他和窦安平是一丘之貉的证据。

李思南劝解道：“只要一个人有向善之心，我们又何妨从轻发落？白老先生，我与你素昧平生，也不知道你的为人，黑石道长说的话，但愿你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好，你去吧。”

李思南是盟主的身份，他既然如此说了，黑石道人虽然余怒未息，也只好让他走了。

孟少刚本来也是不愿意放走白万雄的，但一来为了尊重李思南，二来他也另有打算，暗自思量：“白万雄这次突然杀了窦安平，内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绝不止于只是想保命赎罪这样简单，放他回去也好，让他不加戒备，我们才好侦察他的动静，说不定收获更大。”

白万雄走了之后，李思南朗声说道：“你们的寨主通敌有据，如今已是

罪有应得自取灭亡了。你们或者受他蒙骗，或者是受他威胁，不敢反他，但首恶已死，也就不必一一追究了。现在我只想问问你们，愿不愿意与我们结盟，同抗鞑子？”

飞龙山的大小头目正自提心吊胆，不知李思南如何发落他们，听得李思南这么一说，自是欢声雷动。三寨主江心石站了出来，说道：“飞龙山合寨弟兄，多蒙盟主不弃，愿听盟主号令！”原来二寨主罗俊给谷涵虚摔下石阶，业已伤重死了！故此三寨主江心石顺理成章地做了飞龙山的寨主，代表一众弟兄说话。

大事已定，江心石去筹办庆功宴，谷涵虚、褚云峰、严浣等人这才有空暇来和孟少刚与李思南叙话，各有各的遭遇要说，也就不必一一细表了。正是：

虎穴荡平擒虎子，布新除旧尽欢颜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慷慨释俘多义重 凄怆历劫倍情坚

此时杨婉已经抹去了脸上的化装，恢复本来面目。孟少刚早已知道她是李思南的未婚妻，又见自己的女儿和褚云峰手拉着手站在一起，十分亲热，孟少刚不由得暗笑自己的糊涂。要知道他是以为杨婉已死，才属意李思南做他女婿的，如今杨婉还活在人间，他当然是不会再作此想了。

孟少刚暗自想道：“李思南固然是不可多得的少年英雄，褚云峰也是后一辈中的俊杰，他又是我老朋友的弟子，霞儿得以配他，我也该心满意足了。”

孟明霞笑道：“爹爹，严表姐的事情可还要你给他帮忙呢。”孟少刚见严浣和谷涵虚也是成双成对。更是心花怒放，说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我替你们做媒便是。”严浣的母亲是孟少刚的姐姐，得他答允玉成，婚事自是不愁再有阻碍了。当下满面通红的低了头，轻声说道：“多谢舅舅。”

孟少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但愿你们有情人皆成眷属，我也替你们欢喜。如今我们该谈一谈正事了，思南，那两个蒙古武士你还未曾发落呢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俘虏，我们也该好好待他。”当下请江心石拨出一间静室安置这两个武士，并且拿出了上好的金创药，给他们敷伤。

江心石把两个武士带走之后，杨婉柳眉微蹙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南哥，你不杀他们犹自罢了，为何如此优待他们？我们在蒙古之时，受的苦受得还不够么？”

李思南笑道：“正是因为我吃够了鞑子的苦头，所以才不愿意在他们的身上报复。”杨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李思南道：“你是读书明理的人，当然知道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这句话。”杨婉道：“可是他们乃是我们的敌人啊！”

李思南道：“放下了武器，就是俘虏而不是敌人了。俘虏和正在拿着刀枪杀我们的敌人是有区别的，是么？何况在蒙古之时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的元凶祸首亦是另有其人，这笔帐不该算在他们身上。”杨婉气平了些，笑道：“话是这样说，我的心里总还是有气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我们以诚待人，说不定还可以化敌为友呢。即使不成，也总是有好处没有坏处。”杨婉道：“有什么好处？”李思南道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我们也应该知道一点敌情啊。倘若将他凌辱，他还会和我们说真话么？”

杨婉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从他们的口中或许可以探听我们仇人的消息。”李思南道：“不过这可并非使用权术，即使他们什么都不说，我们也还是要这样对待俘虏的。”群豪初时也是像杨婉一样不大心服，待到听李思南说清楚了道理，这才暗自心折，觉得李思南见识过人，不愧作他们的盟主。

庆功宴过后，李思南独自进入静室探望那两个蒙古武士。

那两个武士敷上金创药血已止了，庆功宴的酒菜李思南也特地叫人给他们送了一份，这两个武士体魄本来健壮，吃饱了肚子，精神体力都已渐渐恢复，心里正在纳闷李思南为什么这样待他们？

可是他们从小受的就是一套蒙古武士的严格训练，忠于大汗这一观念对他们来说不啻是天经地义。是以尽管他们心里不无对李思南感激之意，但一见李思南进来，仍然是板起了面孔，作出一副不肯低头的神气。

李思南道：“你们好了些吗，可以走动了吧？”

一个武士冷冷说道：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心里想道：“我走得动又怎么样，难道你还会将我放了？”

另一个武士更是出言不逊，傲然说道：“李思南你要什么花招？我们蒙古武士都是铁汉，落在你的手里，你要杀便杀，剥皮拆骨，我们决不皱眉！你要我们向你屈服，却是休想！”

李思南笑道：“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杀你们？我是人，你们也是人，虽然怎样做人你我并不一样，但大家也都是一样平等的人啊，好端端的我为什么又要你们屈辱？”

这两个武士几曾听过这样的道理，心里兀是半信半疑，说道：“可是我们来到飞龙山，正是为了对付你的啊，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我当然知道。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现在你们可并没有‘对付’我啊。”

那两个武士道：“好，就算你不计仇恨，但却又何必这样款待我们？”心里还在怀疑李思南别有用意，不知要如何折磨他们。

李思南道：“因为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敌人，我是将你们当作朋友款待的。”接着说道：“何况我们还是朋友呢。我们曾经在肯特山一同打过猎的，是么？”那两个武士道：“你的记性倒真不错，但我们可是不敢高攀了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不，我的记性很坏，你们两位的名字我就想不出来。”

那两个武士道：“当时你是公主的好朋友，相识的不是王子就是大臣，也没有谁将我们的名字告诉过你，也难怪你不知道。”

李思南和他们闲谈旧事，敌意不知不觉又消了几分，这两个武士也把名字告诉了他了，一个叫做粘不罕，一个叫做速不台。

粘不罕就是那个最为傲慢的人，忽地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闲话少说，李思南你这次来到底是何用意？”

李思南笑道：“你问我的来意，我不是一来就已经和你们说了么？第一是探望老朋友，第二也是想来看看你们是否已能行动如常？”

粘不罕道：“我们能够行动又怎么样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请两位大哥别怪我说话坦率。”

粘不罕心想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大声说道：“我就是想听你的真心话！”

李思南道：“在我来说，我是希望你们多留几天，住下来不走更好。但我们这里的规矩是要留则留，要去则去，决不勉强。我刚才听两位的口气，大约还是想回去的吧？”

速不台道：“哦，你是想放我们回去？”粘不罕则张大了口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李思南道：“不错，两位若是思家心切，马上就走也行。”

粘不罕道：“你要我替你做什么事情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回去之后，请你替我问候往日的一班朋友。”

粘不罕道：“噢，如此说来，你是毫无条件的就肯将我们放走了。为什么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谁无父母，谁无妻子。任何人都是盼望和家人团聚的，我岂能拆散你们夫妻父母，令你们死别生离？”

粘不罕道：“可是我、我们对你……”

李思南道：“想必你也知道一点我的家事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的父亲就是

在二十多年前给你们俘虏了去，不许还家，终于埋骨异乡，死不瞑目的。我也正是为了寻找父亲，才跑到你们蒙古去的。将心比心，我们父子受过的苦楚，我又怎忍要你们遭受？”

二人给李思南说得大为感动，刚刚还是神态傲慢的粘不罕亦已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速不台道：“可是我们回去之后，说不定将来还会在沙场与你相见的啊！”

李思南道：“当然我是希望你们不会这样的，但你们是金帐武士，除非你们不干，否则是恐怕很难避免要给大汗重新驱上沙场的。所以倘若是有一天，我也不会怪你。不过，我也要把话说明，到了沙场相见的时候，彼此厮杀，我是不会留情的。但倘若你又为我所擒，我还是可以放你回去。”

速不台道：“李盟主，你能够做到这样，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说句老实话，假如你是给我们所擒，我们想放你也不敢呢。唉，恨只恨我们两国交锋，我们是不能不辜负你的友谊了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不，不能只宠统归咎于两国交锋，这是你们的大汗、王公、将军、权贵造成的罪过！我们汉人可没有跑到你们的地方去打仗。”

粘不罕与速不台无言可辩，心里自己也觉得惭愧，不觉都是低下了头。

李思南继续说道：“你们为大汗王公将军权贵卖命，所得的又是什么？不错，你们是受封为金帐武士，比普通的武士是高出一头的了，但你们的性命却是朝夕不保，你们的鲜血只是保住了他们的富贵荣华，这又值得么？你们再仔细想想，你们拼命打仗，替你们的大汗灭了无数国家，看起来你们蒙古的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好处？掠夺来的玉帛决不会分给他们，他们只有出粮出力的份儿，多少人又因为连年征战而弄到家散人亡，挨饥受苦？受你们侵略的国家，又有多少人无辜被害，辗转流离？”

粘、速二人自有生以来，所受的都是“怎样才是一个好武士”的教育，从没有人敢向他们说过这样一番话，仔细想想，不由得都是内疚神明，觉得李思南的说说得一点不错。但也只是初步的醒悟而已，若要他们立即反抗大汗，他们还是连想也不敢想的。当然李思南也没有立即便要他们这样。

粘不罕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李公子，多谢你的这番教导，从今之后，我也不想贪图什么富贵了，回去之后，我和家人跑到深山里躲起来，从此打猎为生，但愿平平安安的过个下半世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李思南心里想道：“只怕你要想躲避也是躲避不了。”不过，其中的道理一时也难以说得他们明白，心想：“他们能够这样也已经是很不错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好，但愿我们从今之后不会再是敌人。你们几时回去？”

速不台道：“多蒙盟主放我们回去，我们想现在就走，可以吗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我送你们下山。”

送到山脚，李思南和他们挥手道别，粘不罕忽道：“李公子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和你说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粘不罕道：“这是一件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秘密，我在大汗面前发过誓，决不能泄漏的。……”

李思南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必说了。”

粘不罕道：“不，李公子，我虽然是发过誓，但你对我们太好了，我不说就对你不住！”

李思南道：“哦，是和我有关的么？”

粘不罕道：“正是。唉，李公子，你待人也太厚道了，白万雄这老儿，你实在是应该放走他的！”

李思南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粘不罕道：“你的大仇人正在他的家中。”

李思南又惊又喜，连忙问道：“你说的是余一中吗？”

粘不罕道：“李公子，令尊遭受余一中这厮的惨害，我们是早已知道了。明慧公主曾求过四王子和大汗杀他，可惜不能如愿，大汗非但没有杀他，反而更重用他了。老实说，我们也是气他不过。”

原来成吉思汗逝世之后，明慧公主又曾先后在拖雷监国和继任的大汗窝阔台之前，公开控告过余一中，粘、速二人身为金帐武士，当时也是在场的。

李思南有点诧异，问道：“这么说，余一中这厮和你们一道来的了？他不是在做着镇国王子的副元帅的吗，怎的大汗却派给他这个差事？”要知余一中虽然也懂武艺，但却甚是平庸，依理来说，是不该把他当作一般的武士来使用的。

速不台说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大汗希望能够拉拢一些汉人，最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或绿林好汉，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也在被拉拢之列。这样，将来我们进兵中原之时，得到这些人的助力，就可以方便多了。这个任务，当然是余一中最为适合，我们连汉话都说不流利，要做也做不来的。”

李思南冷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他本来是汉人中的败类，怪不得你们的大汗要利用他来进行这种败类的勾当。但我敢断言，像余一中这种败类，你们在汉人中决不会找到很多的，纵有，也只是一小撮而已。”

速不台继续说道：“余一中起初想藏在阳天雷家里，但恐怕给金国与阳天雷敌对的一派知道，而且住在金国的京城也不方便，后来才想到了去找白万雄。白万雄和阳天雷是早就有了来往的，余一中和他也是旧相识，他拿了阳天雷的密信去找他，两人见面之后，果然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。”

粘不罕说道：“大汗派我们二人做余一中的帮手，交给我们三个任务，一是侦查明慧公主的下落；二是设法害你，倘能将你擒回蒙古那就更好；三要我们监视余一中。最后一个任务当然不会让余一中知道，但其他两个余一中则是知道的。这人诡计多端，李公子你要多点当心他的暗算才好！”

李思南多谢了这两个人，说道：“那么现在你们是准备回家呢？还是回到白万雄那儿跟余一中？”

粘不罕愤然说道：“哼！现在我都不想帮忙大汗打仗了，谁还愿意去跟这个卑鄙小人！”

速不台心思比较灵敏，暗自想道：“李公子何以有此一问？”仔细一想，忽地恍然大悟，笑道：“咱们回去，反正也要路经博望，白万雄的家乡，何妨就去找那余一中消遣消遣。”粘不罕蹙眉道：“我见了这厮就想作呕，有什么好消遣的？咱们又不是闲着没事做！”

速不台笑道：“大哥你怎么糊涂起来了？我说的消遣，可并不是只为了找他开开心啊。”粘不罕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速不台道：“不将他除掉，咱们焉能没事？”

粘不罕登时也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在飞龙山事败遭擒的事情，白万雄一定会说给他知道的。假若让他生还蒙古，确实是对咱们不利。”

速不台道：“是呀，倘若能够将他干掉，大汗不见我们回去，也不见他回去，就会以为咱们和他一样，不知道是给中原哪位英雄杀了。否则咱们纵

然躲进深山，风声难保没有泄漏，一旦泄漏，余一中当然能够想得到，咱们是给汉人放回来的了。那时大汗定然怀疑咱们是回来做奸细的，还能放过咱们吗？”

粘不罕道：“余一中武艺平庸，咱们杀他不难，可是他却是躲在白万雄家中的啊！除非咱们打算用两条性命换他一条，否则杀了他也是逃跑不了。”须知粘不罕虽然憎恨余一中，但究竟没有深仇大恨，若然要用性命相搏，他还是不愿意的。

速不台笑道：“咱们不是白万雄的对手，可是白万雄不是李公子的对手啊。几天之后，咱们或者还会和李公子在白万雄家中见面的，不知我猜得对不对？”

李思南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报仇之事，我不敢劳烦两位。但两位若能在白万雄家中作我内应，我自是感激不尽。”

粘不罕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着呀，我真是又糊涂了。李公子的血海深仇，当然是要自己来报。他杀了余一中，白万雄谅也逃跑不了，咱们还用得着害怕他么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我想请两位先赶回去，稳住余一中，让他仍然留在白万雄的家里，那就是帮了我的忙了。”

粘不罕道：“这点小事，我若不能办到，那还算得什么朋友？”说罢突然拔出刀来，一刀向自己的大腿斫下。

李思南吃了一惊，连忙抢他的刀，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李思南抢刀虽快，可是粘不罕却已在自己的大腿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了。

粘不罕笑道：“不挂点彩，如何能够使余一中相信我们是杀了看守，逃回来的？”

李思南大为感动，说道，“两位如此重义轻生，请受小可一拜。”

粘、速二人双双跪倒，按照蒙古人的大礼，各自抱着李思南的一条大腿，吻他的脚。粘不罕说道：“盟主大仁大义，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。盟主若再多礼，那就更是折煞我了。”速不台说道：“盟主要杀余一中报仇，我们也要将他除掉才能免祸，如今盟主独任艰巨，我们不过徒劳协助而已，盟主为何反而多谢我们？”

李思南将他们二人扶起，说道：“好，咱们是祸福与共，肝胆相照的朋友，那么，客气话大家都不必说了。请两位多多保重，迟则十天，少则五日，咱们在白家庄相见。”

李思南送别了粘、速二人，回转山寨，孟少刚父女和杨婉等人早已在聚义厅等候，孟少刚问道：“可有从这两个鞑子的口中探听到什么消息？”杨婉跟着笑道：“听说这两个鞑子倔强得很，不知你这位先生说法，能不能令他们顽石点头？”

李思南笑道：“不仅是顽石点头，我还得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呢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，说出来也好让你高兴。”

杨婉道：“是什么消息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咱们的仇人余一中的下落，我已经知道了！”

杨婉又惊又喜，连忙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在白万雄的家中！”

孟少刚击案说道：“不出我之所料，白万雄这老贼果然是和窦安平一条路的。余一中躲在他的家里，想必是定有阴谋的了。”

李思南说道：“一点不错。”当下将粘、速二人告诉他的那些事情转述给众人知道。

孟少刚怒道：“这厮为虎作伥，还要拉人落水，这样的人决计容他不得！”

李思南道：“当然容他不得。不过，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想亲自报仇！”

杨婉道：“他也是杀害我兄长的仇人呀！”

李思南道：“你当然是应该和我一同去的，但其他的人，我却不麻烦了。”

孟明霞道：“白万雄虽然是你手下败将，但到了他的家里，只怕你们就是寡不敌众了。余一中、白万雄不仅是你们的仇人，也是武林公敌，咱们大伙儿去铲平白家庄，不更好么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不，大伙儿都去，那反而打草惊蛇了。粘不罕和速不台已经答应了在白家庄做内应，我们出其不意的去夜袭白家庄，料应可以报得了这个大仇。”

孟少刚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人一多风声就容易泄漏，给他们知道，逃跑了反而不妙。既然你有把握，那就只是你们两人去吧。”

孟明霞听得父亲这样说，想想也有道理。虽然仍是为李思南担心，也就不便再持异议了。

李思南接着说道：“蒙古那边的情形，我也约略知道了一些。成吉思汗逝世之后，他的儿子争夺大汗之位。如今库里尔泰大会虽然业已召开，选出了窝阔台继承汗位，但根基未固，窝阔台还是未能免除内顾之忧。根据已知道的消息判断，最少在一年半载之内，蒙古大约不会再次出兵侵犯中原。当然咱们的义军还是要戒备的，但我暂时离开，则是不太紧要了。孟大侠，请你先回琅玕山代我主持大局，好么？”

孟少刚笑道：“我这闲云野鹤之身，只怕做不来盟主呢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孟大侠若怕麻烦，那么请屠凤暂摄盟主也行。不过仍是请孟大侠帮帮她的忙。褚兄、谷兄，我知道你们有清理师门的大事要办，但若是可以稍缓些时，能够和孟大侠一道去琅玕山帮帮屠凤的忙，等我回来，那就更好。”

褚云峰、谷涵虚齐声答允。孟少刚也道：“好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会替你安排妥当的。义军目前没有大仗要打，屠凤暂摄盟主之位，我想她也是可以愉快胜任的。”

李思南谢过了孟少刚，即日便与杨婉下山。

李、杨二人走后，孟明霞道：“爹爹，虽说是人多去恐防打草惊蛇，但也应该去多三两个呀，为什么你只是让他们两个人去？”

孟少刚笑道：“他们是为父兄报仇，咱们明里去助他反而不好。不过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已决定暗地里去帮忙他了。”

孟明霞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我可是怪错爹爹了。”

孟少刚道：“我暗地里到白家庄，倘若他们已是足以对付得了白家庄那班人，我就根本不露面了，事后你也不要和他们说。”

孟明霞笑道：“这个当然，难道还要思南和杨婉领咱们的情么？”

孟明霞性情爽朗，她把李思南当作最好的朋友看待，对好朋友的关心，在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因此在褚云峰的面前丝毫不加掩饰。褚云峰初时不免有点醋意，但在看出她只是对一位好朋友的真挚关怀之后，却不由得对她更为敬佩了。

杨婉对李思南也是一样，两人劫后相逢，误会都已消除，两颗心是比以前更为接近了。路上杨婉就和李思南谈起了明慧公主来。

杨婉道：“你可思念她么？”李思南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我的心上只有你，难道你现在还有怀疑？”杨婉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自己先犯了疑心病，却颠倒过来说我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什么？”杨婉道：“怀念朋友，人之常情。你以为我说你什么？”李思南道：“哦，原来你说的是朋友之情。对不住，倒是我误会了。”

杨婉望着李思南的眼睛，缓缓说道：“说老实话，在蒙古的时候，我是对她有点妒忌的，现在我反而觉得她可怜了。可惜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你，又不能把你分开两半，否则我倒是愿意把你让给她呢。不过，我虽然不能把你让给她，却也希望你能够给她安慰。”

李思南不知其中原委，倒是有点诧异，心里想道：“婉妹经过了这场劫难，倒是变得胸襟广阔了。但却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？”只怕杨婉是用说话试探他，一时间竟不敢搭话。

杨婉好似猜到了李思南的心意，郑重说道：“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南哥，明慧公主固然对你好，但和我也是好朋友呢。我曾经做过她的侍女，你想不到吧？”当下把离散之后的经过——如何碰上阿盖；如何混入蒙古军营；如何巧遇明慧公主，得到她的庇护；又如何行刺余一中不成，逃了出来等等事情，一一告诉了李思南。

李思南又是诧异，又是欢喜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明慧公主倒是咱们的恩人了。”当下也把从粘不罕和速不台那儿听来的消息告诉杨婉。

杨婉笑道：“我还没有说完呢。你这个消息我早已知道了。但你可知明慧公主因何逃出蒙古么？”李思南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粘不罕没有说，我也未曾问他。”其实他已是猜到了几分的。

杨婉笑道：“她是因为不愿下嫁镇国王子，所以才特地逃到中原的。逃到中原，为的却正是找你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你又来和我说笑了。”但心里却是明白，杨婉并非说笑。

杨婉说道：“南哥，经过了这场劫难，我已知道你是真心对我了。你也不必怀疑我还是像从前一样的气量狭窄啦。”两人并辔而行，说到此处，不知不觉地伸出手相握，大家都觉得甜丝丝的，两颗心好像合成了一颗了。

杨婉继续说道：“前几天我曾碰上明慧公主，所以我不但知道她要找你，而且我还可以向你担保，只要咱们从白家庄回来，你就可以见着她了。”李思南奇道：“真的吗？她现在哪儿？”杨婉道：“就在屠凤那儿，是我介绍她去的。”李思南听了这个消息，倒是不觉一惊。正是：

但愿良朋欣有托，故人情重近何如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浪子回头原是假 金枝去国悔情痴

杨婉察觉李思南面色有异，诧异道：“南哥，你在想些什么？”李思南道：“你把明慧公主请到屠凤那儿，只怕有些不妙。”杨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李思南道：“你忘记了屠凤的哥哥么？那日他和我比武受了伤，赖在家里不肯走，倘若给他知道明慧公主的来历，只怕又要生出事来。”

杨婉道：“你怕屠龙加害于她？”李思南道：“这厮心狠手辣，诡计多端，实是不可不防！”杨婉道：“说起来我倒要怪你呢，那天你为何不将他一剑杀了？”李思南道：“我这是看在屠凤的份上。”杨婉道：“依你看屠凤这人怎样，若然拿她和明霞相比，又是如何？”

李思南道：“两人都是一般爽直的脾气，但屠凤处事则似乎更有决断，也比孟明霞更不讲情面。不过，我宁可让她自己大义灭亲，却不便当着她的面杀了她的哥哥。”杨婉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倘若不是因为屠夫人溺爱儿子，屠龙焉能还有命在？屠凤即使不会亲手杀他，也决不会容他留在家中养伤的了。”

李思南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婉妹，你从前似乎对屠凤并无好感，现在却是和我的看法相同，甚至比我更多的称赞她了。”

杨婉说道：“我并非对她抱有恶感，不过是我们的性情不大相同罢了。以前我尚未深知其人，只觉她好似对我抱有成见，处处帮助孟明霞。其实我何尝不也是对她抱有成见？直到绿林大会那天，我才发觉她是个深明大义、敢作敢为的女中杰，很是惭愧，为什么以前没有看到她这么多长处。”接着又道：“仔细想来，其实我还不仅是对屠凤如此，对孟姑娘和明慧公主也是一样，都是渐渐才发现她们的好处的。”

李思南笑道：“一般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短处，不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的，你现在懂得留心注意别人的长处，实在是难能可贵！不过，你何以从明慧公主的事情谈到了屠凤的为人，其中是否尚有因由？”

杨婉说道：“你不是担心屠龙加害明慧公主吗？我告诉你两件事情吧。第一件事情，屠龙如今已经不在琅玕山，据我推测，恐怕就是给他妹妹驱逐的。第二件，屠龙早已知道明慧公主的身份，只是不知道她逃婚这个秘密而已。”

李思南大为奇怪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？”

杨婉道：“我和明慧公主曾经在一座古庙碰上屠龙，他是和贺九公等人一伙的，我们先碰上他，其后才碰上阳坚白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他见着了明慧公主之后怎样？”

杨婉笑道：“一脸孔诚惶诚恐的神气，口口声声向明慧公主请罪，只差没有跪下磕头。”

李思南“呸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真不要脸，想不到屠百城一世英雄，生下了这样一个儿子。”

杨婉说道：“可是正因为他要巴结明慧公主，咱们可就不用着担心了。他这次多半是给屠凤赶出来的，琅玕山上的大小头目没有一个不鄙弃他，谅他也不敢再回去。又即使他有那样厚的脸皮胆敢回去，见着了明慧公主，他也只有讨好的份儿。”

李思南道：“但愿如你所料。”显然还是有点不大放心。杨婉笑道：“你放心不下，咱们可以先回到琅玕山，然后才去找余一中算帐。”李思南道：